

柳南隨筆正續(三)
東皐雜鈔





柳南隨筆

正續

(三)



BWT 509 / 1001 / 9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柳南隨筆及其他一種

三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D七〇八六

長

價

柳南續筆卷二

庶人祭高祖

今人拘五廟三廟二廟一廟之說。謂士庶人止應祭一代。而不知非也。程子云。凡人服既至高祖。祭亦應至高祖。不祭甚非。某家却祭高祖。朱子謂程子此言。是得祭祀之本意者。安溪先生謂庶人祭於寢。亦可及四親。但品物當從減省。儀文當從簡略。不可僭用士大夫之禮耳。

種痘

顏仲恭云。小兒出痘。古醫書無之。本草謂之時行豌豆瘡。然亦唐後人語也。不知此症。昔無而今有耶。抑古人不知。而今人識之耶。按痘本胎毒。相火伏於命門。人身五臟經絡。係於背脊第三椎。心係第五椎。肝第七椎。脾第十一椎。腎第十四椎。腎之中。卽命門也。相火在下。由腎上炎。而脾而肝。而心。而肺。其毒輕者。不卽發。徐歷諸經。其毒已透。則其勢緩而吉。其毒重者。卽腎或肝而發。則其勢急而凶。近時有種痘之法。不知起於何人。其法擇痘之最上者。取其痂以爲苗。傅以他藥。吹入鼻孔。鼻孔爲肺之竅。又腎脈所係。由上而下。直貫命門。引毒而出。使無內伏。亦法之至善者也。但火毒有輕重。又須以眼力辨之。其重者。當於下苗之際。多服稀痘丸。以散毒氣。便可無虞耳。

東林氣節

明季東林諸賢，批鱗撻鬣，百折不回，取次拜杖闕下，血肉狼籍，而甘之如飴，其氣節頗與東漢黨錮諸人相似。一時遂成風俗，其時有兒童嬉戲，或據地互相痛扑，至於委頓，曰：須自幼鍊銅筋鐵骨，他時立朝，好做個忠臣也。聞者莫不笑之，然而流風所被，鼓動振拔，兒童猶知興起，廉頑立懦，其效不可觀乎。

關廟投刺

京師前門有漢前將軍廟，頗著靈顯。前明大司馬楊溥過之，必投一鄉晚生名刺，以楊與侯同爲蒲州人也。而本朝合肥龔鼎孳爲大宗伯時，每朔望過之，亦必投一侍生名刺。聞官場中侍生有大小之別，此侍生爲大侍生，歟？抑小侍生歟？是亦不免於妄矣。

永樂朝詞臣

陸武漫記云：永樂朝教習庶吉士甚嚴，曾子啓等二十八人，不能背誦捕蛇說者，說詔戍邊，復貸之，令拽大木，啓等書訴執政，執政極陳辛苦狀，得釋歸。當時待詞臣如此，政亦酷矣。使歐公遇此，歸田之後，尙當不寒而慄，豈得復云顧瞻玉堂，如在天上乎？

不肖子

莊子外篇云：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所謂之不肖子，此不肖子三字所自始也。郭注：謂遠俗而從親，故俗謂不肖耳。今世人子，喪中用帖，稱不肖子，未知本於此否。然大約是謙光之辭，吾邑嚴觀察章

川云近世士大夫不明此意。凡中科甲及仕宦中人皆改稱不孝。非儼然自謂勝其親乎。按家禮喪稱哀子哀孫。祭稱孝子孝孫。從未有稱不孝者。且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豈可以此自居。先輩文肅錢口口兩公鼎甲後仍稱不肖。可以爲法。

陸公酒量

雲間陸文定公善飲。年九十餘。一日微雪。一子五孫侍坐。公命酌曰。歲晏天寒。今日須滿千觴。遞飲至五百觴。諸孫皆狼籍醉臥。公笑曰。孺子何孱也。次第命就寢。父子對舉至八百觴。子亦酩酊辭出。公命二老妾出侍。乃獨酌巨觥。滿一千始罷。

太湖漁戶

漁戶以船爲家。古所稱浮家泛宅者是也。而吾友吳友篁著太湖漁風。載漁家日住湖中。自無不肌粗面黑。間有生女瑩白者。名曰白囡。以誌其異。漁人戶口冊中兩見之。又湖船延師課子。每四隻共一人。修儀必具白金二三鎰。每船各供膳三月。所食不外水族。極四時之鮮美。友篁常語余云。欲遊七十二峯。須館漁船三年。始能徧歷。暮年遊興方濃。而不幸下世矣。漁風又載康熙三十八年四月初四日。駕幸太湖。漁戶蔣漢賓等網銀魚以獻。賜銀二十七兩。漢賓子孫至今珍爲世寶。舟中有病瘡者。縛銀于臂卽止。

嚴孝廉

吾邑嚴孝廉聞公。相國文靖公之裔孫也。少負才華。跡弛自喜。嘗應郡試。兩藝立就。而日尙未中。納卷而

出則深自得意。旁若無人。一路以手指作圈點狀。適過府學。有繫馬在焉。孝廉竟撫其腹而圈點之。遂爲馬蹄所傷。其陰囊創甚。仆地。幾致殞命。一時傳以爲笑云。

仁兄仁弟

近世作札與人者。同輩輒有仁兄之稱。按此二字。始於後漢書趙壹傳。乃壹之所以稱皇甫規也。而顏魯公祭姪文。亦有此稱。則謂己之兄耳。又孔叢子下卷。有與從弟安國書。稱安國爲仁弟。此二字他處却未見。頗覺出新。

呼兄爲兄

宜與人呼兄爲兄。却亦有本。按廣雅釋親云。兄。兄也。何遜贈江長史別詩云。兄事兼年德。况事猶兄事也。阮亭詩序

阮亭之詩。以淡遠爲宗。頗與石城襄陽左司爲近。而某宗伯爲之序。謂其詩文繁理富。銜華佩實。感時之作。惻愴於少陵。言情之什。纏綿於義山。其說與阮亭頗不相似。余按阮亭爲季木從孫。而季木之詩。宗法王李。阮亭入手。原不離此一派。林古度所謂家學門風。淵源有自也。顧王李兩家。乃宗伯所深疾者。恐以阮亭之美才。而墮入兩家雲霧。故以少陵義山屬之。序末所謂用古學相勸勉者。此也。若認文繁理富。銜華佩實等語。以爲稱贊阮亭。則失作者之微旨矣。

河梁詩

今人贈行詩。輒以河梁爲比。以李陵與蘇武詩。有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句也。而不知河梁之作。吳越春秋中已有之。按勾踐攻秦。軍士苦之。會秦怖懼。逆自引咎。越乃還軍。軍人悅樂。乃作河梁之詩。

淵明自挽自祭

淵明有自挽詩三首。其詞酸楚。讀之使人不樂。乃祁寬謂其情詞俱達。其於晝夜之道。了然如此。直是望影而談。非其實也。若自祭之作。庶幾近於達矣。但考顏延之靖節徵士誄。淵明年六十三而卒。而祭文中。乃有壽涉百齡之語。則又何也。

李存我書

雲間李待問。字存我。工書法。自許出董宗伯上。凡里中寺院有宗伯題額者。李輒另書。以列其旁。欲以示己之勝董也。宗伯聞而往觀之。曰。書果佳。但有殺氣。恐不得其死耳。後李果以起義陣亡。宗伯洵具眼矣。又宗伯以存我之書。若留於後世。必致掩己之名。乃陰使人以重價收買。得卽焚之。故李書至今日殊不多見矣。

天寶鹿

康熙壬子歲。于清端公成龍。官黃州司馬。一日偶駐皮亭。野人獻一死鹿。其高如馬。角大而斑。其頂間有銀環。重一十七兩。鐫天寶二載華清宮七字。角下堅徹如瓊。蓋所謂鹿玉也。黃岡陳太史大章。爲作天寶鹿歌。

賣文

東澗先生晚年貧甚。專以賣文爲活。甲辰夏臥病。自知不起。而喪葬事未有所出。頗以爲身後虛。適驪使顧某求文三篇。一爲其父雲華墓誌。一爲雲華詩序。一爲莊子註序。潤筆千金。先生喜甚。急倩子外曾祖陳公金如代爲之。然文成而先生不善也。會餘姚黃太冲來訪。先生卽以三文屬之。太冲許諾。而請稍稽時日。先生不可。卽導太冲入書室。反鎖其門。自晨至二鼓。三文悉草就。先生使人以大字謄真。從枕上視之稱善。適叩首以謝。越數日而先生逝矣。

何義門論文

何義門云。某宗伯自是異才。其爲古文。惜乎反爲元人所拘縛。爭逐歐蘇之末流耳。此言亦未盡然。宗伯好言宋元。亦爲學王李者發藥耳。若其自爲文。亦有上攀史漢。平揖韓柳之作。如高陽行狀。應山墓誌。諸大篇是也。何嘗爲元人拘縛乎。况元人之文。清真雅正。不離本色。而宗伯則詞華較勝。其派別故自不同。茅選唐宋八家。

世傳所謂唐宋八大家者。係歸安茅氏所定。而臨海朱伯賢實先之。朱竹垞則謂大約出於唐應德。王道思所甄錄。茅氏饒于貲。遂刊之以行耳。余觀此書。頗斤斤於起伏。照應。波瀾。轉折之間。而其中一段精神命脈。不可磨滅之處。却未盡着眼。有識者恆病之。吾邑陶先生子師答湯西巖書云。江右有魏叔子者。以古文負盛名。及吾郡前輩高自標榜。傾動人主。然嘗循覽其旨。俱宗茅鹿門。鹿門批點唐宋八家。不能推

論其本而沾沾於其末。淺學從此入手。規撫節奏。自謂已得。每與學者論此。未嘗不嘆息也。孔子曰。辭達而已矣。本也者。其所由達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四五。以至什伯千萬。莫可紀極。是謂有本。生有起滅。數有消息。萬物自然。興化往來。作長斂藏。皆中程度。是謂能達。是故君子明理以知要。極情以盡利。趨歸以定方。是故理生事。事生變。變成章。意象卷舒。自然合節。今不求其本。而急求於合節。末之乎爲文矣。此數行議論極佳。其所謂吾郡前輩者。蓋指堯峯而言也。而餘姚黃太冲許堯峯文。以六字括之曰。無可議。必不傳。此言雖未免過當。然所謂無可議者。非指其節奏之已合乎所謂必不傳者。非指其根本之未探乎。殆與子師所言若合節矣。

滄浪詩話

嚴滄浪詩話一書。有馮氏爲之糾繆。而疵病盡見。卽起滄浪於九原。恐亦無以自解也。然拈妙悟二字。實爲千古獨闢之論。馮氏并此而詆之過矣。夫妙悟非他。卽儒家所謂左右逢原也。禪家所謂頭頭是道也。詩不到此。雖博極羣書。終非自得之境。其能有句皆活乎。其能無機不靈乎。滄浪又云。詩有別腸。非關書也。此言雖與妙悟之說相表裏。而又須善會之。惟錢圓沙先生云。凡古人詩文之作。未有不以學始之。以悟終之者也。而於詩尤驗。此論雖本滄浪。而以學始之一語。實可圓。非關書也。之說尤足爲後學指南耳。

王趙交惡

益都趙宮贊秋谷。自少負異才。以工詩鳴山左。視一時輩流。罕有當其意者。迨識新城先生。適斂衽懽服。

於是噤不作詩者四五年。新城知之。特肆筵設席。醉之以酒。請弛其禁。宮贊乃稍稍復作。作則就正新城。以定是非。厥後兩公議論。偶不相合。讒人從而交搆之。而彼此嫌隙生矣。吾邑馮定遠爲宮贊所私淑。新城顧謂其所批才調集卑之無甚高論。卽平日贊贊王李。亦不過拾某宗伯牙後慧耳。而世乃有飯依頂禮。不啻鑄金呼佛者。此蓋隱指宮贊而言。未嘗明言其人也。而宮贊談龍錄之作。傲睨前輩。顯爲詆斥。以視徵文刺譏者何如。此亦足以徵兩公之爲人矣。

陳眉公告衣巾

陳眉公自少繫籍學宮。年二十九。卽志在山林。欲棄儒服。其告衣巾呈云。例請衣巾。以安愚分事。竊惟住世出世。喧寂各別。祿養志養。潛見則同。老親年望七旬。能甘晚節。而某齒將三十。已厭塵氛。生序如流。功名何物。揣摩一世。真拈對鏡之空花。收拾半生。肯作出山之小草。乃稟命於父母。敢告言於師尊。長笑雞羣。永拋蝸角。讀書談道。願附古人。復命歸根。請從今日。形骸既在。天地猶寬。偕我良朋。言邁初服。所慮雄心壯志。或有未應之時。故於廣衆大庭。預絕進取之路。伏乞轉申云云。

錢木菴論馮定遠詩

定遠詩謹嚴典麗。律細旨深。求之晚唐中。亦不可多得。獨精於豔體及味物。無論長篇大什。非力所能辦。凡一題數首。及尋常唱酬投贈之作。力有所止。不能稍溢於尺寸步武之外。殆限於天也。吾虞從事斯道者。奉定遠爲金科玉律。此固詩家正法眼。學者指南車也。然舍而弗由。則入魔境。守而不化。又成毒藥。李

北海云。學我者拙。似我者死。悟此可以學馮氏之學矣。

尊甫尊堂

稱人父曰尊甫。而甫字亦可作府亦可作父。按昌黎送湖南李正字序云。李生之尊府。以侍御史管汴之鹽鐵。朱子考異云。府或作父。又稱人母曰尊堂。按陸士龍答車茂安書云。尊堂憂灼。

俗語有本

俗有一步一鬼之語。却本之論衡。俗有錢可使鬼之說。却本之呂氏春秋。俗稱田畔曰田頭。後漢王丹傳。載酒肴於田頭大樹下。俗稱不正路曰差路。按差字當讀去音。唐人詩云。榕本岩前差路多。

一門四皓

番禺陂頭之鄉。有四潘翁者。同母之兄弟也。一曰秉彝。壽至九十有八。一曰駒嘯。壽至九十有六。一曰慶存。壽至八十有九。一曰慶餘。壽至八十有八。康熙間。其族人以聞。有司表其閭。曰一門四皓。

吳俗告喪

陳見復曰。吳俗告喪。凡親年在七十以上者。稱以壽終。似諱言疾者。此不學之見也。范甯註。宋公和卒。引鄭君云。禮雜記上曰。君薨。赴於他國。曰寡君不祿。曲禮下曰。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君薨赴而曰不祿者。臣子之於君父。雖有壽考。猶若短折痛傷之至也。若赴稱卒。是以壽無哀惜之心。非臣子之辭。此義可破。俚俗之惑。

林茂之

侯官林茂之有萬歷錢繫臂五十餘載以己爲萬歷時所生也泰州吳野人爲賦一錢行以贈之

馮楠之論律詩

律有二義一如法律之律則首必貫尾句必櫛字對偶不可舛也層次不可紊也一如音律之律則雙聲宜避疊韻宜更輕重不可渝也清濁不可淆也若夫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之類尤當諄諄致辨云

文三橋

三橋嘗言人之言語清濁本乎水土南北所以不同每見南人遷就北人學打官話未見北人遷就南人學說蘇白舌竊惑之所以三橋平生所至只操吳音

虎邱社稷

順治癸巳重三日吳門宋旣庭章素文復舉社事飛箋訂客大會虎邱而延太倉吳祭酒莅盟焉時遠近赴者幾至二千人舳舻相接飛觴賦詩歌舞達旦翌日各挾一小冊彙書籍貫姓名年庚而散

三國志

何元朗嘗云太史公爲項羽作本紀非尊之也夫所謂紀者卽通歷之紀年也如不立項羽本紀則秦滅之後漢未得天下之先數年之歷當屬之何人耶蓋本紀之立爲通歷非爲項羽也此論實深得子長作史之旨余謂陳承祚三國志亦然按三國之中惟吳之立國先於蜀魏在漢獻末禪之先已久與中國抗

衡至吳與蜀並峙。其歷年無幾。若必以蜀漢爲統。是不得詳三國之始末矣。況三國並列。不分彼此。其不帝魏之意。已隱然言外。此最是作者立義妙處。乃陶宗儀作正統辨。反謂降昭烈以儕吳魏。使漢嗣之正。下與漢賊並稱。是爲春秋之罪人。獨不思蜀漢雖炎祚子孫。而崛起僻隅。未嘗有漢獻之命。故綱目大書曰。劉備自立爲漢中王。是亦不得爲正統。而朱子所以終與之者。固別有深意。蓋南宋渡江自立。猶昭烈也。推爲正統。亦所以尊本朝耳。此意固不可不知。

罩甲

今人稱外套亦曰罩甲。按罩甲之制。比甲則長。比披襖則短。削自明武宗。前朝士大夫亦有服之者。

戈氏神童

戈莊樂之族。有一神童。曰小隱。九歲。隨父至劍門。值卡華伯郎中偕友聯句於此。華得句云。怪石如人巖畔立。友方呻吟未應。小隱忽拱手而前曰。何不云白雲和水澗邊流。一座驚嘆。與之定交。呼爲小友。惜不永年。詩文罕有傳者。

海棠白花

靜海勵文恭公家居時。嘗手植西府海棠二株于庭。垂二十年。公歷官至尙書。卒於位。靈柩歸里。時當秋日。而海棠忽開白花滿枝。鄒元褒太史爲繪白海棠圖。諸詞人各系以詩。次山侍御爲余述之如此。

夏吏部

明末夏吏部瑗公嘗謂友人曰天下必歸東朝無疑東朝者卽今聖朝也友人問其故曰只遵遺命舍長立幼而無爭心此聖賢事也三代以下那做得來我惟有一死但爭遲速耳居恆戒家人曰我若赴水汝輩決不可救救而復死是兩次死也非所以愛我故投淵之日家人環立而視水淺僅及胸先生乃俯伏水面背衣未濕而氣已絕矣

三賢多壽

衛武公年一百二十二歲見史記年表子夏年一百三十餘歲子思年百餘歲見甲子會紀

邑乘之誤

常熟志邵圭潔傳云生平喜讀孟襄陽詩及舉于鄉房考評其闕牘曰七篇何其神似孟襄陽也及余讀張應遴祭邵蓮墟文則云蓮墟先生當爲諸生時厭薄帖括記誦獨醉心孟襄陽集迨丙戌成進士房考顧學海評其墨卷曰經生語乃絕似孟浩然詩時稱顧公具眼云按蓮墟名終爲北虞先生之子而應遴則蓮墟之弟子也其言當不謬乃邑志傳訛移甲爲乙亦可怪矣

敬十八房書說

科場取士黑白不分至明季而極吾邑顧仲恭傷之爲作敬十八房書說其文炳燭齋集不載而黃太冲嘗稱焉因節錄於此今世之爲天吏者有三庸醫也低風水也盲考官也何以言之使醫而能辨六脉則天之所以生死人者人得而奪之矣使風水而能辨龍穴則天之所以禍福人者人得而奪之矣使考官

而能辨文章。則天之所以貴賤人者。人得而奪之矣。故吾謂此三人者。皆天吏也。敢弗敬歟。凡物之確然自信者。人爲政。而冥然罔覺者。天爲政。古者聖人舉事。必蓍龜。夫枯草朽甲。亦何靈之有。惟其無靈。而天下之至靈者出焉。考官者。亦文章之蓍龜也。十八房其爻象也。從之則吉。逆之則凶。敢弗敬歟。按仲恭之文。太冲謂其縱橫爽健。取法於卓吾之辨才。而汰其遊戲之調。惜世無知之者。然如集中放言之四五兩篇。破壞聖賢藩籬。得罪名教。良非淺細。此文雖近輕薄。猶不至悖理傷道云。

計甫草

計甫草好學。能下人。吳門黃孝子向堅。尋親滇南歸。甫草卽執贄事爲師。或言孝子不學。子何師爲。甫草曰。子夏論學。備矣。人固有能獨身徒步。求親於萬里蠻瘴之鄉。冒風波。觸虎豹。犯盜賊。出萬死一生。奉其父以歸者乎。事親如此。學莫大焉。天地鬼神猶敬之。況吾輩乎。師乎師乎。舍此人奚屬。

氣化感物之異

從兗州至曲阜。凡三十里內。草木不生。荆棘。聖化所感也。葢宏之墓。至今寸草不生。怨思所積也。虞姬墓旁之草。雖大風不能搖。貞心所屬也。吳門要離墓碑。久仆於地。有樹之者。則城門白晝殺人。俠氣所憑也。其事亦可異矣。

梅醬

今世村家。夏日輒取梅實打碎。和以鹽及紫蘇。赤日晒熟。遇酷暑。輒用新汲井水。以少許調和飲之。可以

解渴。按周禮，漿人掌六飲，其五爲醫，醫當讀倚。鄭註，以爲梅漿能生津止渴者，想卽今之梅醬也。但古爲王者之飲，而今爲村家之物，有不入富貴人口者，故特表而出之。

綠林

今人稱盜爲綠林豪客，謂始於李清溪贈盜詩，而不知綠林二字，實見於後漢書。按後漢劉元傳，諸亡命藏於綠林中。註云，綠林山在今荊州當陽縣東北。

方何之弊

方望溪爲文，間有創論，然過於痛快，便近李贄聲口。何義門看書，洵屬具眼，然過於細密，便近時文批評。兩先生在今日，固承學所當師法者也，而其弊却亦不可不知。

古文難易之分

王李之古文，學史漢而僞者也。今人之古文，學歐曾而僞者也。然爲僞史漢，猶非多讀書不能。若爲僞歐曾，只須誦百翻兔園冊，用其之乎語助，儘可空衍成篇。蓋便於學者之不讀書，殆莫甚於此。吾邑前輩獨定遠云，韓子變今文而古之，歐陽子變古文而今之。古之弊有限，今之弊不可勝言。推定遠之意，亦以其便於不讀書，故有此言耳。山陰徐伯調云，學史漢者如孔廟奏古樂琴瑟，祝敵僅得形模，故難爲。學八家者如古樂之遞變，至近時梨園諸曲，窮情極態，亦復感動頑慧，故樂爲實，則彼以古而難追，此以今而易襲，未可謂易爲者爲古，而難爲者反非古也。此論殊爲得之。